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三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鼎雯

吳文正集卷三

元　吳澄　撰

答問

答海南海北道廉訪副使田君澤問

澄向於京師獲識深惟足下仕今學古資純篤而志精專世所希有嘉嘆敬慕但一見之後無因再聚每思同志之難遇未嘗不悠然而興懷也忽屢貽問乃知觀風

嶺海又喜持憲之得賢惠示賀王二君數種之書如獲奇寳旋即開卷玩繹鄙見頗有未然者别紙開具幸埀省覽承問及無極太極說非面難致其詳姑言其略大槩古今言太極者有二當分别而言混同為一則不可也莊子云在太極之先漢志云太極函三為一唐詩云太極生天地凡此數言皆是指鴻濛渾沌天地未分之時而言也夫子言易有太極則是指道而言也與莊子漢唐諸儒所言太極字絶不相同今儒往往合二者

為一所以不明如邵子言道為太極則與夫子所言同

又言太極既分兩儀立矣則與諸家所言同葢夫子所

言之太極指道而言則不可言分言分者是指陰陽未

判之時故朱子易贊曰太一肇判陰降陽升不言太極

而言太一是朱子之有特見也朱子本義解易有太極

云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朱子只以陰陽之變

解易字太極者是易之本原節齋蔡氏以為易乃太極

之所自出朱門學者皆疵其說来諭與蔡說相符而非

朱子意也朱子語錄云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然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是無形之極無方所頓放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世儒讀太極圖分無極太極為二則周子之言有病故朱子合無極太極為一而曰非太極之外别有無極也又曰無極即是太極極澄之說是發明朱子此義葢老莊列之意皆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至宋朝二程横渠出力闢老氏自無而有之說為非而曰理氣不可分先後理是無形

之物若未有氣理在那處須放又曰理與氣有則俱有未甞相離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程張之所以為知道正以其能識得此與老氏之說不同故也今生於程張之後而又循襲有理而後有氣之說則是本原處差了可子細取近思錄程氏遺書外書張子正蒙及朱子語類觀之四先生說得洞然明白即與愚說無異其他不能多及一往歲嘗惠王巽卿易春秋二書易雖與鄙說多不同然皆祖本程傳程傳有與易之本文不甚協者乃更

易之其書最爲平正穩審不敢以其不與巳說合而輕議之也

一春秋類傳極佳内雖有一二處與鄙說不同然大綱領皆精當用工之深用意之密可敬可敬

一大學一書舊來只雜於禮記中河南二程子生於千餘載之後獨得聖道之傳故能識此篇爲聖人之書并中庸一篇皆自禮記中取出表而顯之明道伊川二先生皆有更定大學傳文次第然皆不如晦庵之當

經一章渾然如玉豈可拆破第一節自大學之道至在止於至善言三綱領第二節自知止而后有定至慮而后能得覆說上文五句各有而后兩字第三節物有本末至則近道矣總結上文此以上三節為前半章第四節古之欲明明德至致知在格物言八條目與第一節相對第五節物格而后知至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覆說上文七句各有而后兩字與第二節相對第六節自天子至於庶人至未之有也總結上

文與第三節相對此以上三節為下半章經文二百餘字謹嚴簡古真聖筆也與傳之文體全然不同今乃折破經之第二節第三節以補致知格物之傳豈不識經傳文體之不同乎而此兩節欲强解作致知格物之義亦且不通徒見有一物字有一知字而欲以為格物致知之傳無乃不識文義之甚乎且經文中除了此兩節豈復成文如一玉盤打破而去其一角但存其三角豈得為渾全之器哉

一明德傳引用三明字新民傳引用三新字文法整齊嚴密不可增添今於新民傳增加聽訟一節聽訟固可為新民之事然指一事而言耳與上三節文體不類子細玩味自當見之

一平天下章程子故嘗更定其傳文矣而朱子獨以舊文為正或問之言曰此章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有似於易置而錯陳然其端緒接續血脉貫通而丁寧反覆之意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以類相

從則其界限雖若有餘而意味反或不足不可不察也今詳觀巽卿所更又不如程子之明且易朱子不以程子之所更定者為然愚豈敢以巽卿之所更定者為然乎巽卿苦學深思誠為可嘉而此一書比之易春秋二書不可同日語矣恐不可以行於世也區區老拙學淺識卑不足以窺測高賢之所藴然不敢不盡已之心以告

一毀周禮非聖經在前固有其人而皆不若吾鄉宏齋

包恢之甚毫分縷晰逐節詆排如法吏定罪卒難解釋觀者必為所惑如近年科舉不用周禮者亦由包說惑之也包說印行比之兵卿正義其多十倍然愚甞細觀不過深嘆其無識而已今兵卿所言比之於包極為平恕以包之苛細嚴刻識者猶笑其為蚍蜉撼大樹而凡諸家之所詆愚皆有說以答之累千言未可旣也今不復言
一洪範當更定愚自幼讀書即有所疑後見南康馮深

居所更定然猶未滿吾意深居厚齋先生之子從朱文公學正與江右心童矩堂為行輩今東岡曾為右心矩堂所前席則與深居同時此本或是曾相講論而為之否則是與之暗合也可尋探覔馮深居所定洪範經傳一觀則見其與東岡之書大同小異愚亦嘗有更定與馮氏之本不盡同不欲示人近為揚州秦氏於學者處傳得槀本刋之令謄錄呈過目幸甚

一無極太極說因朱子太極圖解云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學者多不曉朱子之說故作此說為之疏義以發明朱子之意而已其愚意亦有與朱徵不同者當別言也

答田副使第二書

澄頃間辱惠教墨嘗率爾奉復正以末由嗣訊為慊倏屢再書捧讀忘倦惟明公方以洗冤澤物為事而又有餘暇講談義理之精微非資識傑出一世何能若是然斯

道自孟氏以後晦冥者千有餘年至宋程張其脈始續明公有志乎此則程氏所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張氏所遺有正蒙理窟語錄文集之類皆當博觀而細玩然後見其真得不傳之學者其要領為何如若未詳究而輕於立論則非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旨所蒙惠教謹逐一條析於後唯明者擇焉

孔穎達易疏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以前元氣混而為一是太初太一也老子道生一即此太極也混元既分即

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之一生二也三五歷紀云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涬鴻濛謂之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莊子云夫道太極之先而不為高闕漢書云太極

澄按莊子及漢唐諸儒皆是以天地未分之前混元之氣為太極故孔穎達疏易亦用此說夫子所謂太極是指形而上之道而言孔疏之說非也自宋伊洛以後諸儒方說得太極字是邵子云道為太極朱子

易本義云太極者理也蔡氏易解云太極者至極之理也蔡氏雖於易字說得未是解太極字則不差澄之無極太極說曰太極者道也與夫子邵子朱子蔡氏所說一同而高見不以為然蓋是依孔頴達及莊子諸人之說以太極為混元之氣故也然混元未判之氣名為太一而不名為太極故禮記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為陰陽朱子易賛曰太一肇判陰降陽升若知混元未判之氣不名為太極而所謂太極者是

指道理而言則不待辨而明矣

先次來教言太極是理氣象數渾而未分之名則又與漢唐諸儒所謂混元之氣者小異蓋混元太一者言此氣混而為一未有輕清重濁之分及其久則陽之輕清者升而為天陰之重濁者降而為地是為混元太一之氣分而為二也今曰理氣象數渾而未分夫理與氣之相合亘古今永無分離之時故周子謂之妙合而先儒謂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

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言太極理氣渾是矣又言未分則不可益未分則是終有分之時也其實則理氣豈有時而分也哉又以象數並理氣而言則象數果别為一物乎以其氣之著見而可狀者謂之象以其氣之有次第而可數者謂之數象數兩字不過言氣之可狀可數者爾非氣之外别有象數也若以太極為至極之理則其上不容更着無極兩字故朱子為周子忠臣而曰無極二字只是稱賛太極之無可

名狀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若以太極爲一氣未分之名上頭却可着無極兩字然自無而有非聖賢吾儒知道者之言乃老莊之言道也今録老莊言道自無而有之旨及朱陸辯無極太極問答大略於後細觀當自了悟

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曰道生一一生二

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澄按老子所謂道莊子所謂太初即朱教所言之無

極也所謂一者即来教所言之太極也若如来教之解無極太極即是老莊此二章之旨說得周子本文固甚分曉但是押入周子在老莊隊裏行而不可謂之得吾聖道之傳者矣朱子費盡氣力為之分疏而解此二句不與世儒同者正欲明周子之所言與吾聖人之言道不異故也故澄以為周子之忠臣程子親受學於周子周子手授此圖於二程二程藏而秘之終身未嘗言及蓋為其辭不別白恐人誤認以為

老莊之言故也其後學者索之只將出通書終不出太極圖程子沒後於他處搜求方得此圖能知程子不輕出此圖之意則言之必不敢容易且知朱子之大有功於周子也

梭山陸子美與晦庵書云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葢通書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未嘗加無極字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

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葢已知其説之非也

象山陸子静與晦庵書云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太極圖説以無極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

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晦庵答書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反未可容易譏評也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兩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澄按來教所言正是以有無為二自無極而為太極也今録程子張子所言有無不分先後之旨於後益

宋儒之言道周子微發其端而已其說之詳而明直待張子二程子出而後人知二子所言之道與老莊所言自無而有者不同故論程張二子有功於吾道者以其能辨異端似是之非也

程子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澄按此程子解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也蓋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道只在陰陽之中

雖未分天地以前而陽動陰静固已然矣非陽動即陰静非陰静即陽動無更有在陰静陽動之前而為之發端肇始者程子既言此而又以非知道者孰能知之綴於其後葢亦自負而料世人不悟必有以為道在陰陽之外而動静有端陰陽有始者惟朱子曉此故其太極圖觧曰此無極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静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爾言一初便是陰陽而

太極在其中非是先有太極而後有陰陽動靜也

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澄按此程子易傳序中語也蓋至微之理者體也即来教所謂易之體者然體之至微而用之至著者已同時而有非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故曰一原至顯之象而與至微之理相合為一更無間别非是顯生於微也故曰無間程子嘗與人言其之此八字莫不太洩漏否蓋亦自擔當而料世之人不能悟也

張子曰有無隱顯通一無二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體用殊絶入老氏有生於無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此道不明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髙極微之論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澄按張子此言尤為明白非是先無後有有生於無矣

蔡氏謂周子於太極之上加無極正是解夫子易有太極之易字而其解易字亦曰易變易也澄謂變易屬乎

陰陽豈可以言無極蔡氏自知其說之病乃引易無體之說以救之而曰變易無體之中有至極之理也朱子以易為陰陽之變易有太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有至理以為主宰也蔡氏既以變易無體為理矣而又曰中有至極之理然則理中復有一理乎變易無體已是言理而又曰有至極之理可乎粗曉文義者亦知其說之不通矣又曰流行乎乾坤中之易非易有太極之易也果有二等易乎又曰陰陽動靜

之間是流行中之太極與夫子所言太極降一等果有降一等之太極乎蔡氏所解卦爻彖象多有發明朱子未到處澄纂言中亦取其說但易解後別有大傳易說一卷主於破其師太極在陰陽中之說於道之大本大原差了故有此兩般易兩般太極之謬談朱門惟勉齋黃直卿識道理本原其次北溪陳安卿於細碎字義亦不差

來教謂澄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為洛書文然此乃

數也若五行至六極則洛書之文也澄按舊說以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此六十五字者不知是龜介甲上有此六十五字乎抑是龜背負得一竹簡或一木板寫此六十五字在簡板之上乎果如此則與宋真宗朝所謂天書降者何異世豈有此等怪妄之事哉耒敎謂禹如何逆知一為五行二為五事澄謂設使龜書果有此六十五字禹亦如何逆知五事之為貌言視聽思

也如何逆知八政之為食貨祀及司空司徒司寇與賓師也如何逆知五紀之為歲月日及星辰歷數也與夫三德庶徵五福六極之目皆非可以臆度必也并九疇之子目皆是龜背之文寫出而後可知設若如此愚人拾得亦可傳世何必聖人而後能作洪範九疇哉且河圖之出亦止有五十五數伏羲則之便畫成兩儀四象八卦及重為六十四卦此卦畫即非河圖所有伏羲何以臆度而為此畫邪至如邵子言

方者洛書之文畫州井地之法其倣如此乎亦但言洛書有九數其分天下為九州分一井之田為九个百畝者亦與洛書之九數相符爾聖人之心與天地合德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有九个門類此其素蘊於胸中者也一旦見龜文之有九數遂擬成洪範一書即平日所蘊修齊治平之法分作九類次其先後以配龜文之九正與伏羲見河圖有奇偶之數而作奇偶二畫以倣河圖奇偶之數者同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如商書言天乃錫王勇智湯生得有勇智即是天錫豈必天提此勇智錫與湯邪舜有天下也天與之豈是天親手分付而與之乎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豈是天親口有言語而命之乎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圈有如星象故謂之圖非五十五數之外別有所謂圖也洛書自一至九四十五畫之在龜背者其背文之坼有如字畫故謂之書非四十五數之外別有所謂書也至今馬

背之旋毛如星點特無自一至十之數爾至今龜背之坼文如字畫特無自一至九之數爾左傳所謂有文在其手曰友亦是手掌之坼文如友字也手掌之坼文與龜背之坼甚相似今言河之圖者不索圖於五十五數之外而言洛之書者乃欲索書於四十五數之外不亦惑乎大槩不曉洛書之數為龜坼之文如字畫而亦如河圖作四十五个圓圈子看所以惑也

來教謂澄槩言易為陰陽變易之易其易已連屬乎陰陽之中如此是一部易書只做得一个易字字說澄竊謂伏羲當初作易時仰觀天文天文只是陰陽俯察地理地理只是陰陽觀鳥獸之文與地所宜之草木近取諸人之一身遠取諸一切動植及世間服食器用之物亦無一而非陰陽者適值河出馬圖觀其後之一與六則一陽六陰也觀其前之二與七則二陰七陽也觀其左之三與八右之四與九中之三與

十又皆有陰有陽也此天不爱道而顯然以陰陽之數示人者於是始作八卦畫一奇畫以象陽畫一偶畫以象陰即此奇偶二畫而為四象八卦以至重為六十四卦八卦者止是十二陽畫十二陰畫而已六十四卦者止是百九十二陽畫百九十二陰畫而已除陽畫陰畫外别無一句言語亦無秘密傳授即此陽畫陰畫之中包括天地萬物之理更無遺者故可以通神明之德可以類萬物之情若謂伏羲之易非

陰陽變易所能盡而有不連屬乎陰陽者不知當於何處尋覔文王周公之彖爻姑未暇論夫子作繫辭傳乃是為伏羲文王周公之易作序也首言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動靜有常而剛柔斷天地卑高動靜非陰陽乎乾坤之卦貴賤之位剛柔之畫非易中之陰陽乎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乾男坤女非陰陽乎以至言易與天地凖而曰天地之道幽明之故天地幽明非陰陽乎

曰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死生鬼神非陰陽乎而夫子又直指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知捨了陰陽道於何處連屬乎後章又言乾坤動靜四時日月非陰陽乎效天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非陰陽乎以後不及縷數果有不連屬乎陰陽之易夫子何不言之而自初至末皆必以陰陽為言何夫子之不能為高論乎

来敎謂天地絪緼變化之機人物性情之理開物成務

治國平天下之道夫子作易繫辭發明尤為詳悉止言易者陰陽相易則所以開物成務之大道不見彰著澄觀夫子言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而其所謂性命之理者不過曰天之道陰與陽地之道柔與剛人之道仁與義而已柔者地之陰也剛者地之陽也仁者人之陽也義者人之陰也夫子何不捨去陰陽而别作高虛之説以言天地人之道乎不審捨了陰陽而有天地絪緼變化之機否乎捨了陰

陽而有人物性情之理否乎以至開物成務治國平天下之道無非陰陽之用令而不知其為陰陽正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爾先儒言世間無一事無陰陽者行便是陽止便是陰語便是陽默便是陰開目便是陽閉目便是陰呼氣便是陽吸氣便是陰張忠定公詠曾見陳希夷言公事亦有陰陽未斷時是陽已斷時是陰以至月令逐月順天地之陰陽而行事無一而非陰陽也欲外陰陽而語天地絪緼變化之機語

人物性情之理語開物成務治國平天下之道澄識
見卑下不知其為何說澄之愚見則以為人之生也
因陰陽五行之氣而有形形之中便具得陰陽五行
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性仁禮者健之性也屬乎陽
義智者順之性也屬乎陰信也者實有是陽健陰順
之性也率是性而行焉仁禮陽健之道也義智陰順
之道也其在五倫則父子兄弟之仁禮親屬而屬陽
者也君臣夫婦之義智人合而屬陰者也又細分之

則父子之仁陽之陽也兄弟之禮陽之陰也君臣之義陰之陰也夫婦之别陰之陽也又細分之則父之愛陽也子之順陰也兄之長陽也弟之幼陰也君之尊陽也臣之卑陰也夫之倡陽也婦之隨陰也開物成務治國平天下之道果有出於五常五倫之外者乎謂非陰陽變易之道可乎澄之所尊信者夫子也夫子明言一陰一陽為道明言曰陰與陽為天之道今乃以陰陽變易為不足以彰著開物成務之道則

夫子之言非乎

来教又謂易之為道有體有用理易之體也陰陽變易易之用也此言至當然理無形象變易者陰陽之氣也陰陽之所以能變易者理也非是陰陽變易之外别有一物為理而為易之體也

又謂畫前元有易為言易之體此是錯解了康節詩然是蔡節齋錯解了畫者伏羲奇偶之畫也有天地以来不知幾千年而後有伏羲出来畫卦伏羲畫卦所

以明陰陽之變易也然伏羲未畫卦以前陰陽未嘗不變易故曰畫前元有易非是指畫字屬陰陽易字屬空虛之理若曰未有陰陽之畫以前先有不屬乎陰陽之理在此是不知道者之言康節不如是也

又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是又先言用也亦是蔡節齋錯解了康節言語然節齋并改了字以無字為太今所引辛而不曾改字郤子所謂無極即非周子所言之無極但二字相同耳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

後陽分陰也此是邵子解伏羲六十四卦圓圖左邊自復卦至乾卦屬陽陽主生言生物自無而有也右邊自姤卦至坤卦屬陰陰主殺言殺物自有而無也無極之前謂自坤卦右旋以至於姤也有象之後謂自復卦左旋以至於乾也自坤前至姤皆屬陰而陰之中有八十陽者陰中所含之陽也自復後至乾皆屬陽而陽之中有八十陰者陽中所分之陰也即非先言用也

来教謂羲文周孔造易其道大矣廣矣包羅天地揆叙萬類豈象占而已哉澄謂伏羲作易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而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即来教所謂包羅天地揆叙萬類者其時固未有占也然三百八十四畫皆是象天地萬物惟其所象者皆神明之德故可以包羅天地惟其所象者皆萬物之情故可以揆叙萬類伏羲之易只是三百八十四畫而已此所謂象也故曰易者象也今謂易道廣大豈

止於象若捨象而言不知伏羲之易更在何處為此言者莫是不曉得象字象者伏羲之畫所以象天地萬物也其後卦名是指出所象之事而為名及彖辭爻辭中言龍言馬等又是指出所象之物而為言也象之至大至廣而可以包羅天地撥敘萬類者伏羲之畫也其次卦名指一事之義而言者比伏羲之畫則為狹小矣彖辭爻辭中所指一物者比卦名之指一事者又狹小矣今人往往但知卦爻辭中所指一

物者為象諸儒言之不甚明白惟項平庵玩辭却曉得象字伏羲既畫卦之後遂作揲蓍之法教民以所畫之卦占吉凶而處事此是聖人之用易也伏羲别不曾教人於揲蓍之外用易後世能明義理者遵用象辭之意而修身應事此則無事於占然其為善去惡趨吉避凶之道亦是自占中來此後之君子推廣聖人之易而用之者也至若夫子繫辭中所言用易只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玩其占則無他說及後章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曰辭曰變曰象曰占推其功效以為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變天下之至神可以通天下之志可以成天下之務可謂大矣廣矣而其歸宿又不過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其所以有許大功效者亦只在辭變象占而已然則象占豈可輕忽哉若可輕忽則夫子不如此言之矣想是讀夫子繫辭未熟請將夫子繫辭從頭至尾逐一句逐一字子細詳玩便知

夫子之言易還有在於象占之外者否大槩近世學者涉獵乎老佛空虛無用之說故其言道皆欲超乎形器之上出乎世界之外全無依靠全無着實茫茫然妄想而已卒之自叛吾道而於老佛真處亦未嘗窺見此今日學者之大病也

来教又謂注易之際當於羲文周孔四聖人脚迹下馳騁今止祖程義理宗朱象占則程朱義理象占已傳於世又何必贅說此論尤為可怪可駭夫子生知之聖

猶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況庸下之末學乎且程之說義理朱之說象占即羲文周孔之旨捨程朱則何以能探四聖人之奧脚迹下馳騁五字是南康戴師愈所僞撰之麻衣易內有羲皇心地上馳騁周孔脚迹下盤旋二句今用其語而節縮其辭亦非所願聞

答田副使第三書

澄前者辱第二書玩繹之餘以鄙意奉答乘便寄呈惟恐浮沉七月得今春所惠第三敎帖乃知二月已達

左右甚為之喜書至之時恰值病作未及細觀既而病證日增不食者近兩月頭目昏重雙耳失聰幾於危篤逮兹冬初方稍輕减然未復常未敢出外念欲附數字以謝又思已嘗罄竭愚陋之見至再矣覺来皆與高明之見不合澄自幼務學用功六十餘年今年已八十資下識卑所見僅僅至此雖復嘖進其說不過如前何能有補於賢達是以綴而不為忽鄉人久寓長沙者還鄉来過又蒙重筆第三帖見示深感盛意之勤勤且聞澄

清底績移寓長沙相去亦近天相吉德履侯平康益可喜也眷愛之隆不可虛辱但病餘精神虛耗弗克詳悉以報所施手顫妨於運筆命學子代寫

一愚見以太極為道理而高見必以為混元渾沌未判之氣此其不合者一也愚見以為理在氣中同時俱有而高見必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此其不合者二也愚見以為易者陰陽之變易有太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有理以為之主宰夫子易有太極之言其立

言猶曰臣有君子有父云爾故朱子以為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可謂明白而高見以為其說顛倒錯亂斷不可以訓後學此其不合者三也蔡節齋觧易字作無極字此是背其師說無識之言也而高見取之解太極字為至極之理此言却是而高見不取愚所非者而以為是愚所是者而以為非此其不合者四也已上愚說並與周程張朱之說同皆非不肖自出已見而來書引王巽卿之言以為舍

禰而宗兄澄識見凡陋竊謂禰之道更秦漢以来晦蝕千有餘年若非天於盛宋之時生此數兄發明吾禰之道則幾於隊地矣澄視吾兄有大功於吾禰者也凡吾兄所言五經之梯階也敢問此數兄有何言語背了五經乃曰不可徒求之先儒而不本之五經乎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墮此窩臼學者来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

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學徒錄之於木今謾納去一帙是葢欲如熙卿之說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僕雖老矣學之久而未得顧與足下共勉之

一易是形而下者太極是形而上者先儒已言澄不復贅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閒未始相離也今乃曰陰陽變易之易非本原形而上者之易則伏羲合當如周子畫

一圈作太極何緣但畫一奇為陽畫一偶為陰而已至夫子方推其本原而有陽奇陰偶之中有太極存焉夫太極者不在陽奇陰偶之外也今以陰陽為不是本原則是伏羲之易無了本原矣伏羲但有卦畫別無他文若欲求易字太極字於陽奇陰偶之外竊望就伏羲卦中指出見教何者是易何者是太極如此論易何萬古大聖人之不幸也噫

一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

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横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若澄之以精氣為物為自無而有遊魂為變為自有而無以先天圖左邊為自無而有右邊為自有而無乃是言萬物形體之無有有無如春夏所生之物皆去冬之所無而今忽有秋冬所殺之物

皆今夏之所有而今忽無人之生也漸至於長大是自無而有人之死也遂至於朽腐是自有而無又如平地本是荊榛乃翦除草茅而葢造宮室則此宮室自無而有其後宮室銷毀敗壞又成瓦礫之場禾黍之墟則此宮室自有而無又如一虛室忽然排辦酒器鋪設筵席聚賔客於其中歌舞歡笑是此宴會自無而有及其酒罷客散徹去筵席收去酒器依舊一虛室是此宴會自有而無凡物凡事皆然來書謂

世間人物之生百姓日用之常那件不是自無而有是矣此之無而有有而無是言鬼神之屈伸往来人物之生死始終人事之興廢聚散即與指理為無指氣為有之無有不同但有無二字相同爾老子謂有氣之陰陽自無形之理而生以有無為二而不知理氣之不可分先後與予言萬物形體自無而有自有而無者旨意逈别今以愚言為自相抵牾何其不通文理之甚也如孟子不言利前則曰何必曰利後則

曰以利為本前之利强兵富財便利其國之謂也後之利順其自然之理之謂也利字雖同而文義則異若不通文義必謂孟子之言自相抵牾矣来書取南軒先生張氏太極圖解首章之説甚當然請博觀南軒太極圖全解及今文集語錄諸書還曾解太極二字為渾元渾沌否還曾謂理在先氣在後否南軒圖解之下文云非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也太極本無極言其無聲臭之可名也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非無極之真為一物與二五之精相合也言未甞不存於其中也南軒此言即與朱子所言及老拙所言一同賣花擔上前後兩籃不曾遍看但見前籃一朶之花便自買取而不復顧其後籃之花為何如況望能於洛陽諸處名園中萬紫千紅而一一識之乎朱子初焉說太極與南軒不同後過長沙謁南軒南軒極言其說之未是初亦未甚契既而盡從南軒之說有詩謝南軒曰我昔抱冰炭從君識乾

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及南軒死有文祭之曰始參差以畢序卒爛熳而同流是晦庵太極之說盡得之於南軒其言若合符節明公取南軒而不取晦庵何也

一有生於無是老氏異端之說周子無極而太極即非言自無而有晦庵南軒二先生之說燦然明白高意必欲解此一句云自無極而為太極是押周子入老莊隊也朱張二先生皆云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極

力分解惟恐人錯認此一句與老氏同衛道之力如此可謂忠於周子也明公必欲屈抑周子以同於老氏老拙極力喚醒而不見從是辱吾周子者明公也已自為之又自稱究何耶

一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說卦畫周子因夫子之言而推廣之以說造化言卦畫則生者生在外有兩儀時未有四象有四象時未有八卦朱子謂生如母之生子子在母外是

也言造化則生者只是具於其中五行即是陰陽故曰五行一陰陽言陰陽五行之非二朱子所謂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即是太極故曰陰陽一太極言太極陰陽之非二朱子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朱子又言生陰生陽之生猶曰為陰為陽云爾非是生出在外惟朱子能曉得太極圖說之生字與易繫辭之生字不同解經析理精密如此如何不使人觀之而心服此等精微豪釐之辯想明公前此之所未聞

欲以麤心大眼觀聖人之言何其容易邵兩儀四象八卦漸次生出者也非同時而有太極陰陽五行同時而有者也非漸次生出一是言卦畫一是言造化所以不同天地却是後來方有故邵子之書以為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来書既引朱子所云是欲闡其說也今為詳陳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八百歲分為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之運至戌會之中為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

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為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為子會之始仍是混沌是謂太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為一而未分也又謂之混元混即太一之謂元即太始之謂合二名而總稱之也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

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為天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摶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而子會終又自丑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為火隱而不顯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為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之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

開物之前渾沌太始混元之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開
物之後有天地有人物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閉物之
後人銷物盡天地又合為混沌者亦太極為之也太
極常常如此始終一般無增無減無分無合故以未
判已判言太極者不知道之言也

一夫子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而澄言夫子以一陰一陽
為道節縮之謂兩字以為字代之取其言之便而已
不知有何礙理夫子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程子則言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節縮謂之兩字代以為字亦合糾彈程子之過乎又如大程子言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上句言為下句言謂二句之意果有異同乎小程子則曰盡已之謂忠允言為忠弟言之謂忠二先生之言果有差殊乎此等不過取其文從字順便於口爾經史傳記子集中或以為代謂或以謂代為二字通行不一而足大戴記曰夫子可謂孝乎小戴記則行之曰夫子可以

為孝乎他不懸數徧讀諸書自當見之

一河圖只是五十五圈洛書只是四十五畫羲因圖數奇偶而畫卦禹因書數先後有叙疇此鄙見也高見不以為然澄豈敢力爭己説之是以求勝但自信則篤著論以俟百世之知爾不敢求高明印可也故不復論圖書之出聖人因此有契於心而遂畫八卦叙九疇程子曰若無河圖八卦亦須畫愚亦曰若無洛書九疇亦須叙夫子因獲麟而作春秋若不獲麟春

秋亦須作至若愚謂洪範乃禹自作此自字是言叙疇出於禹之已意不是傳寫龜背見成之文也即非說九疇是禹一人自作而箕子無與今来書謂禹至箕子千有餘年安知箕子無一言乎澄之洪範注及前書中即無此意何故横生此一枝以見喻恐是不通文理之人看澄洪範註而誤因對明公說而明公不自參詳以致錯誤不然明公之高了何緣如此昏謬邪澄弱冠時已見南康馮深居先生訂定洪範印

本分禹經箕傳一如所惠賀氏之書澄後來重定洪範疑經傳二字未甚安故改之曰綱目深居者古心江丞相同鄉里之父師也古心之家自有深居洪範印本其有取於賀者亦喜其與鄉里前輩之書同故爾澄前書欲得足下尋探收書之家覓馮深居訂定洪範經傳一觀人家夫豈無之哉

一畫前元有易畫是伏羲畫卦之畫易是指易之書而言人但知伏羲畫卦之後方有易而不知伏羲未畫

卦之前天地閤已有此易矣畫字與删字對皆是指作書修書者易字與詩字對皆是指所作所修之書名今曰畫非止伏羲卦畫一竒一偶之謂等而上之至於太極未判皆前也又曰易即理也若如此言試改此一句詩曰太極以前元有理則成何等言語此句詩若出粗通文理者笑之矣如此推廣上句不知下句删後更無詩一句如何推廣

一部子所謂無極即非周子所謂無極足下所取之南

軒先生亦如此說非愚之私言也今必欲以為與周所言之無極同愚意隂陽太極同時而有不可言之前二字姑如明公之意則可言隂陽之前先有太極太極之前先有無極無極則不可再有所加於其頭上矣言無極之前是無極頭上又加一層也不知無極之前是何物當作何名稱以見教如此則周子圖說又欠一層當言云云而無極無極而太極也以無極為周子所言之無極而隂含陽乃在無極之前是

先有陰陽後有無極也可謂顛倒錯亂之甚矣何乃以此四字而誣朱子又以此四字而罪老拙邪

一項氏說象字出於一巳之特見度越羣儒且非蹈襲前人之所巳言謂彼知其畧而不知其詳則雖得一說超乎其上然後見彼之為畧而此之為詳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此一偏一曲之論也識者不取蹈襲非兩不立一句之陳言以說象既不該偏又不親切不免於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矣而何可議

項氏之不知其詳也哉項所謂象所包甚廣非兩不立所指甚狹一廣一狹其孰為詳而孰為畧乎一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此兩語格言至論也足下疵之何哉人之著書筆削各有其意若先儒好言語都要寫盡則豈可謂之成一家言澄不引用程子此言者自是用不着非以其言為有病不取之也僕幼時雖未遠出然聞人說河豚魚江豚魚已疑豚魚只當作一字解後見雲間田疇易解作江豚魚犂

然有當於愚心長而泛大江親見所謂江豚魚者又聞舟人呼之為風信於是確然從田疇之說足下既罪僕不合祖程傳義理今又罪僕不合不盡用程說而以為畔程子此似市井小夫兩面二舌者之言非所望於希賢希聖之君子也王巽卿一部易純是宗程其間與程不同者甚多亦可指之以為罪乎

一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澄各有所據纂言中載之已詳今再逐一條具陸德

明經典釋文曰虞翻本序作象東萊吕先生易音訓曰晁氏云虞作象說之按作象乃與下義合此是從陸晁吕三家之説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此是依荀悦漢紀所引易文如坤卦象傳元本云履霜堅氷陰始凝也朱子據陳壽魏志所引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上添初六二字下去堅氷二字是准此例何以守位曰人本義改仁作人而曰今本作仁吕氏從古葢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来書謂不知何所據而添改且

如上傳本義謂之字下有闕文來書言之是曾讀本義繫辭上傳也此處朱子直改了本文仁字又註說明白如此澄從朱子所改非自改也乃曰不知何據豈是不曾讀本義繫辭下傳乎凡看人文字欲尋人疵病合當首尾洞徹真箇捉着本人謬誤處然後疵人而人服如考進士試卷黜落之卷更須着力精看批抹其所以不好之由又如平反獄訟須是將案卷前後一一參照精詳澄纂言中三處於易之象也章

末註云舊本象作序今依虞翻本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章末註云舊本無象字朱子曰立下疑有闕文澄按荀悅漢紀引此文作立象成器今增補守位曰人章末註云舊本人作仁陸氏曰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人已上並是纂言各章註文援據至甚明白今乃見問不知何據是不曾看澄所註也若澄之書紙謬不足觀則當以覆醬瓿以糊屋壁或以火焚之可也既是存留欲就上尋求疵病合依平反祟卷

之法照刷子細看得情弊方出今乃看前不照後看此不照彼何其疏率也

一生生之謂易正與生四象生八卦之生同周子所謂生陰生陽生水火木金土者其義亦同但有在外在中之異大德曰生之生意却微別乾坤法象此指畫卦之陰陽而言易則陰與陽之總也故主此陰與陽者謂之易占與事蓍數之未定已定者神則占與事之總也故主此占與事者謂之神凡陰陽變易道理

便在其中元不相離直以道字解易字則不可而易之所以易者道也故程子言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

一程子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言以此解易書之名則未的當然此言與中庸君子而時中之意同乃聖賢之格言也青山疵之以為道自道易自易可謂謬妄青山吾鄉人長吾十歲澄以兄事之其人善作時文却不曉義理而作文之際每喜議評先儒澄屢嘗辨析其

不然卒皆無辭而屈服明公於晦庵朱子尚不假借而乃引用青山之言使其言是猶可曰不以人廢言其言不是而以為據依何哉舍了甘棠樹緣山摘醋梨可嘆也已

一其他諸條不能一一酬答

澄老耄無知卑賤無庸極荷不鄙薦賜貽誾不敢不竭愚衷者葢恐墮於不忠不孝之域然技能識見止此而已天下之廣豈無傑特明達之士過澄百倍十倍可陪

明公之講論者哉澄黽勉奉酧此紙豈能稱盛心望憐其愚不必更賜第四書借視於盲借聽於聾非計之得者也

吳文正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吴文正集卷四五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俞廷掄

吳文正集卷四

元　吳澄　撰

說

無極太極說

太極者何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

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五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于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

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爾此天地萬物之極

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道理最大其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與然則無極而太極者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着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則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

而太極

放心說

其體則道其用則神一真主宰萬化經綸夫如是心是爲太極或已放去所宜收也于名于利于色于味妄念紛擾私意纏滯夫如是心是爲劇賊或未放下不宜留也不可以放還家即次者𡚁不可不放觧懸棄屣者𡚁雖然放故不放不放故放二者相通而不相戾此學之全知不放心不知放心二者相尚而不相同此學之偏

虛豁豁地無毫髮累常惺惺法無須臾離其放不放如是如是吾會其全以救其偏在吾可聖在彼可仙於乎至矣安得起鄉叟蒙叟而與之言

得一說贈傅道士

道家者流以一為基而帝之者無有也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古之博大真人哉此莊氏所以贊其師無有也者無名也天地之始也一也者有名也萬物之母也故曰道生一莊氏亦云泰初無名一之所起抱一抱

此者也守一守此者也泊兮未兆淵兮不盈慈儉不先為之賓濡弱謙下為之表抱之守之之方也雖然中央渾沌之帝初未嘗視聽食息也七者鑿而一者離矣竅開而竇塞竅閉而竇通至矣哉一之體乎妙矣哉一之用乎正一師傅君以得一名其已得之歟他日解后無何有之鄉窅若無言相視一笑

敬齋說

易書詩禮四經中言敬者非一訓釋家不過以敬為恭

肅嚴莊祇慄戒慎之義至伊洛大儒始有主一無說之說其高第弟子又謂敬者此心收斂而常惺惺也夫彼異端者流于敬之一字蓋不數數而其治心之法亦惟收斂惺惺是務然則敬者聖學之要雖彼不能外也東昌張侯汝弼敦厚詳審來為撫州推官余視其威儀察其政事曰恭曰肅曰嚴曰莊曰祇曰慄曰戒曰慎侯其有焉名其宴居之齋曰敬非虛也雖然敬之用甚大異端者之成仙成佛而吾儒之為賢為聖以至于參天地

莫不由此侯其懋之哉昔衛武公年九十餘尚作抑戒以自警一行一言兢兢惕惕詩人美之而尊之者曰睿聖侯年七十矣而志不衰倦充其所到如武公可也人美侯之德將有嗣淇澳而詩者賢而聖聖而天一皆敬之功其法自心起而非腐儒蹈襲之常談所可了也侯其敬之哉

素軒說

絲未染色曰素羔羊干旄之詩並託素絲以美其大夫

之德素也者不茍悅乎新以改乎其舊不外假乎文以增乎其質素位而行唯君子能之夫不安其素而悅乎新假乎文斯須之榮不足以償其終身之羞者有之矣余于杜子美白絲行之作所以每三復焉而嘆其深得國風之意也清江范亨自京師來稱太原白貢無咎之賢皮滑疊疊為余道且言其以素名所居之軒余聞之而驚異噫是殆庶乎其安其素者因為說素之義皮范如京聞余說而喜請書以遺雖然白已仕皮將仕范未

仕見賢而思與之齊一當以白君為師而于白縧行之

詩之意諷諸口識諸心其勿忘不然可黄可黑固墨氏

之所悲也而况不為墨氏者乎

致愨亭說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䰟聚人子之所以孝于其親

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

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

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

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塟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塟之日送形而往于墓塟之後迎精而返于家方其迎精而返于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瀆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謂祭者乃或隆于墓而畧于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

之由來漸矣不有禮以稽其獘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之怪余嘗適野見車馬塞道士女盈盈于墟墓之間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之哀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嘆夫古禮之泯也荏平梁潤之篤于親者作亭墓側朝之聞人為扁曰致慤或者又引祭義以發明之俾梁氏孝思悠然而不能已其言豈無助哉雖然祭義所云皆廟祭之事非可施之墟墓間也梁之子宜國子伴讀復請于予而予以古之正禮告禮

有其義人之報本反始求之于有而不求之于無非達鬼神之情狀者未易語此京兆蕭君曰爲祠堂于所居揭斯扁于齋室庶乎其可斯言也不亦善于禮矣夫

靜安堂說

靜而安聖學之基也曾子授子思子思授孟子孟子之後失其傳焉歷千五百年之久周子特起以主靜爲聖人立人極之本上合大學靜安之旨然儒者莫究其用功之何如也大學之靜在有定周子之靜在無欲知有

定無欲之不二者于靜之功思過半矣王府掌書何君以靜安名堂其友趙侯徵辭于予予蓋有意乎曾思孟周之傳學之四十餘年而未有分寸得也為之難言之其敢易乎哉雖然諸葛丞相曰靜以修身未寧靜無以致遠又曰學須靜也險躁則不能理性而莊生亦云寧可以止遽立心處事惟寧毋躁是其所謂靜安者乎此前代賢相之所以行乎就何君之所可及者而言非虛言也如其言之處也雖累千百言奚庸

靜壽堂說

靜靜與曰否靜壽與曰未請問曰靜莫如山稽諸易山艮象也艮時靜時動曷嘗一于靜哉山地之隆起者地坤象也坤靜翕動闢曷嘗一于靜哉山𡺚然靜雲雨不作草木不生朽壤爾壤朽斯隨而奚壽焉夫人也如槁木如死灰曰靜可矣榦遂枯火遂滅曰壽可乎養生家有言戶樞不蠹流水不冰日月之明不息則久豈必一于靜而後壽哉仁者靜仁者壽人知夫子之所已言不

知夫子之所未言武仁夫以靜壽扁齋居余為發夫子未發之蘊仁在天地為元元無頃刻之不運貞下之元靜極之動也靜根動動根靜天地之機也天地之壽無窮者以此人亦然體靜而用動動賓而靜主可相有不可偏無故曰靜而無動物也物也惡能壽靜而無靜神也神也是以壽吾聞之周子云

仁本堂說

天之為天也元而已人之為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

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幹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之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幹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論語一書無非教人以求仁讀之而能知之者鮮矣廬陵鄧熙學可以仁本名其堂大哉名乎夫立是名者蓋欲既其實也既其實者如之何體仁之體敬爲要用仁之用孝爲首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此良心發見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春然仁人心也敬則

存不敬則亡夫子之言仁以居處恭執事敬語樊遲以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語仲弓于此實用其力焉本其庶幾乎學可資質静重可與求仁者也其思所以實斯堂之名哉

中和堂說

吉水高根名讀書之所曰中和堂而問其說于予夫室屋以居此身也豈必有其名哉倘或名之亦為是聲稱焉爾豈必究其實哉根之名堂也不取他名而以中和

名大哉名也根之意殆異于人乎中和二字見于子思子書之首章盖以狀性之體擬誠之用也學而求諸性情秦漢以下之儒所不知逮宋數大賢始及乎此而玩繹其遺言踐修其實功者甚寥寥也大率漁獵博襍之書以為傳飣餖浮淺之文以為工而已于性情之學其孰留意根也因堂之名而有意究中和之實乎也雖嘗從事于斯然未易為子言之也姑就子所當入之門所當由之路而言其槩然則如之何其必慎動于人所不

見之處而不然則動應之宜如天氣之順暑無太温太涼太寒太熱之忒情之用庶乎不乖其和矣静而有主心不外馳以至于無時而不然則静定之極如地形之正畧無少東少西少南少北之偏性之體庶乎不失其中矣是其效也若其本則慎動在集義主静在持敬噫此舉世儒者之所不肯為而根欲聞之乎予于是誦所聞以告根字良友大父諱君轍宋登仕郎史館編校云

收說游說 有序

收說者何遺番陽陳熙也游說者何亦遺番陽陳熙也作之者誰臨川吳澄也

延祐丁巳十有一月饒樂平陳熙來山中言其先世以家所藏書悉上送官得賜號清白處士處士之孫慶歷之間擢進士科卒大理寺丞致仕詩集中與范文正包孝肅唐介孫莘老諸公相往還仕進代不乏人熙之先大父教授于家臨終囑諸子謹收吾書熙之父遵考訓扁讀書之堂曰收至熙之子生亦名之曰收收之一字

既以名堂復以名子示不志也予謂農之力穡而穫謂之收井之汲水而上謂之收農之收以供食也井之收以供飲也書之為世用甚如六府之有穀五行之有水也收之者豈無所用乎哉收而不知所以用是猶儲穀于囷倉貯水于瓶罌而不以食飲也然則用之將何如在乎子孫善讀之而已矣讀而有所悟悟而有所得小用之可以釣爵祿而榮其身而顯其親大用之可以躋聖賢而澤被生民而道濟天下書之用如此收之者有

期于後者也用之者有光于前者也有收之實遂有其名有收之名必有其用故予于陳氏之有書也不徒嘉于祖父之善于收而猶俟其子孫之善于用云作收說

古無游士也修于家舉于鄉仕不出邦域之內其窮而不遇者以先覺而耕于野以良弼而築于岩茍非以幣而三聘以夢而旁求則終身岩野而已矣孰肯以游為事自王政衰陵夷至于春秋至于戰國生民塗炭孔孟抱濟時之具而時不用聖賢不忍恝然忘天下于是乎

歷聘環轍而當時潔身避世之士猶且非之倘無聖賢救世之心而游焉則其非之也又當如之何哉七雄以力相并吞冀得權謀術數之流不愛高爵厚禄以招致游士游士因得大肆其意以傲世主然孟子比之妾婦則其可賤甚矣漢晉隋唐以來遊者不得如戰國之盛宋之季士或不利于科舉而游入事臺諫則内外庶官畏之出事牧伯則郡縣庶民畏之雖不能如戰國之士立躋顯榮而挾其口舌中傷之毒亦可要重糈于人若

夫游于今之世則異是上之人無所資乎爾下之人無所畏乎爾于身既不可以驟升于財又不可以苟得叩富兒門隨肥馬塵悲辛于殘盃冷炙之餘伺候公卿奔走形勢僥倖于汚穢形辟之地不過如子美退之所云其可哀也夫而好遊者諉曰吾之遊非以蘄名非以干利將以為學焉爾是大不然矣古之謂遊學者不遠千里從師問道也蓋如孔子者天下一人而已故遠近翕然宗之如百川之赴海世無孔子其孰可師如欲為學私

淑父于古聖遺言可也不求之于此而求之于遊悵悵欲何之乎司馬子長世掌文史父子授受而負傑然不覊之才雖使終身不出門户亦自有此雄健之筆豈得于遊哉謂子長因遊而有史者謬也信其説者惑也樂平陳氏家世收書而熙也氣清才俊可以得志于今進之可以尚志于古將遊于四方予勸之息遊而歸讀祖父所收之書作遊説

顧學齋説

宜黄鄒聖任少日嘗受學于予其從弟之子世賢學儒而旁通醫家之說名其齋曰願學以諗于予予曰醫之學雖有高下淺深然一是以濟人為務無他術也儒之學則不然昔魯號多儒徧國中皆儒服而達者笑之以為魯國之儒一人耳曷謂多哉予觀夫子誨子夏已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而近世大儒直指記誦辭章為俗儒然則儒之名一而儒之實甚不一也豈可槩謂之儒而不謹所擇乎今之願學者所願何學所學何如試自

擇焉倘或告予當必有以相長也

仁壽堂說

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之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

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盖溫和也慈良也寛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浅躁者之所能及也合陽杜翁年八十有二而壽數正未艾一鄉稱善人名其所居之堂為仁壽予雖不識翁之面其必溫和者與其必慈良者與其必寛洪而重厚且簡默者與五者有其一已宜壽况或有其二三四五乎至治三年秋識翁之子輝御于京師獲見時賢所贈仁壽堂記諸作于是推仁者壽之理

而為之說以附焉

誠求堂說

醫家之術視其説聽其聲問其食味切其動脉以知人之病而小兒醫乃不盡然男未齔女未亂一呼吸間脉八九至而脉未可切也口不能自言其所嗜而味不可問也脈未可切味不可問則聽聲視色而已辨啼有訣相面有圖審其聲若何察其色若何而名其病之為何病其方之所載其師之所傳有成説有定法的確可驗

而毫釐差凡學醫者類能之故嬰兒雖不能言而其病洞然于醫者之耳目此無他醫之術然也母之育子平日曷嘗習知醫家審聲察色之術哉然因其啼笑于外而輒能揣度其中何也愛子之心真實懇切而求其所苦所欲者以誠也誠可以感神明貫金石誠于捕魚雖厚冰可卧而開誠于畏虎雖堅石可射而入豈有慈母之誠而不能測識其子之意彼不通醫術而誠之所求能若是況醫有其術又有其誠寧不百求而百中矛

其或有醫術之醫而反不若無醫術之毋誠與不誠之異也夫醫之于人子一如毋之于己子而後可謂之誠求求而有所覬則重用其心而昏求而無所利則輕用其心而怠求而自恃其能則處之以易而忽或昏焉或怠焉或忽也俱不誠也噫醫者人之司命也而可不誠也耶廬陵曾仲謙儒流而通醫術其術不止小兒醫也若扁鵲然隨所在而顯一伎人以誠求二字號其貯藥之堂蓋取大學如保赤子之義噫仲謙豈特于赤子之

病而誠求之若丈夫若婦人苟有所治無所不用其誠也誠也者聖神之用心也醫家亦以聞聲而知之為聖望色而知之為神行醫家所為聖神者之術而求之以儒家所謂聖神者之心仲謙之醫詎可與族醫同日而論哉

吳文正集卷四